2026.11.23 星期一
主编｜陈耿 版式｜许丽 检校｜招志云 邝才热
海南日报

方寸之间见远方

盖戳集章小史

文/图 张意薇

2026年11月，第十一届“博博会”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。289家博物馆为集章打卡设计了专属印章，“敲章族”手持“文博印记”册子在展位间穿行，一枚枚印章落进纸页，逛展便成了一场寻馆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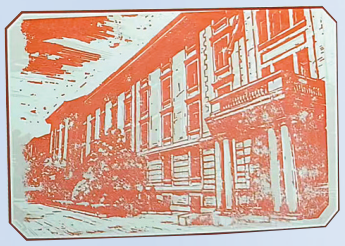
集章打卡看似是当下的新玩法，其实印章与册子各有漫长的前史——中国印章传统尤为深厚，而把印章盖进册子作为旅程印记的习惯，古今中外早有先例。



海南省博物馆《锦绣同歌——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》上的黎族大力神印章。



海南省博物馆“遇见东坡，如轼生活"VR沉浸探索展印章。



第十一届“博博会”上北京鲁迅博物馆集章册中的一枚图章。

钤印癖与集章谱

“裒集成一书，朱墨分素绚”

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把“盖章”玩出花样的国家。商代就有了铜玺，战国秦汉的官印私印更是样式繁多。官印盖在公文上是权力的象征，私印盖在书画落款处是身份的名片，封泥盖在竹简绳结上是保密的锁扣——每一枚印，都透着一股严肃和庄重。而文人一上手，印章就变得有温度。

陆游取师旷“老而学如秉烛夜行”的意思自励，给自己刻了个“老学庵”。

历代藏书家的闲章很是直白可爱，丁福保的闲章刻着“十年无处觅知音”，陈鳣在印上明示：“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。”

被戏称为“盖章狂魔”的乾隆皇帝，在所藏的名家书画上钤印累累。这跟今天有人在集章册上恨不得把每一页空白处都盖满的“钤印癖”未必不相通。

形式上离“集章”最近的，是文人的雅事——印谱。北宋杨克一的《集古印格》，是今天能考知的最早一部由文人士大夫编集的印谱。清代沈在廷在《题印谱后》里写“裒集成一书，朱墨分素绚”，把散落各处的印章收拢成一册，朱墨分色，粲然可观。“册”让印章从孤立的信物，变成了可累积的序列。

当这种“集册”的雅趣走出书斋，便演变成大众的旅行。中国人轰轰烈烈地“持册集章”，大概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。据报道，“世博护照”开园不到两个月就卖出超百万本，最终销量突破千万本，成了园区里最抢手的特许商品。此后，很多博物馆、景区、书店、高铁站纷纷摆出自己的印章，把原本只属于文人的“册”，变成了大众随手可得的打卡本。

2024年的海南“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，“宋四家”真迹近年来首次在故宫之外同展亮相，其打卡手册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出品，里面包含苏轼点评黄庭坚、蔡襄、米芾等书法家的图文章及东坡主题诗文闲章，承担的是人物关系和艺术史叙事，集章变成了读展的索引。

海博“遇见东坡，如轼生活”VR沉浸探索展期间推出的集章册及系列成组印章，则如同一本丰富的苏轼生平纪念册。其中包括大型叙事场景章：东坡食荔，是一段贬谪生涯的注脚；东坡教子，配着祥云翠竹，应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诗句；暗合东坡词《浣溪沙》“辘轳使君车”的迎客饮酒，呈现了他贬谪黄州时与太守徐君猷的故事；另有纪念地建筑章勾勒出东坡“身行万里”的足迹；代表性墨宝《寒食帖》章把书法神韵浓缩进方寸之间；草木精神组章诗画互文，尽显文人风骨；东坡肘子、东坡羊脊骨等东坡美食诗文组章，每一方都是一段图文一体的美食叙事。盖完这一套，仿佛跟着东坡品了一顿“舌尖上的大宋”。

朝圣路与通行证

“没有脚，我仍能走向你”

西方集章最严肃的“祖师爷”，或许藏在中世纪朝圣者的行囊里。当年去圣地亚哥-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的人，起初是在帽子上缝一枚扇贝徽章作为凭证。但这东西太好仿制，教会一看不行，于是搞出了更严谨的“朝圣护照”。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核考验：徒步者必须拿着册子沿途盖章，到了终点，工作人员仔细翻看记录，确认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，才肯发证书。

2010年的电影《朝圣之路》里，父亲替死去的儿子走完朝圣路，盖满章的护照成了父子间跨越生死的对话。正如里尔克的诗句：“熄灭我的双眼，我仍能看见你……没有脚，我仍能走向你。”

这种以印迹为凭的传统，在日本寺院另有一条脉络。御朱印的前身是纳经帐，修行者逐处参拜、逐处盖印，比起西方重制度认证，日本更重巡礼累积。但不管朝圣护照还是纳经帐，都是拿一本册子，走到哪盖到哪。到了20世纪，这个动作又长出了新的变体。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“世博护照”把盖章变成展馆互动的游戏；德国“浪漫之路”则是战后旅游公司策划出来的一条南德路线，从维尔茨堡到菲森，沿途设多处官方盖章点，徒步者走完全程、盖满才算数。

印章凝住行迹。到了海南，这行迹就沾上了椰风海韵。

在海南省博物馆2020年中秋夜嘉年华上，发放的“通关文牒”就把海南坡鹿等本土风物、夜游动线与月宫元素揉进同一套视觉语言，将地方风情编进册页之间。2026年初，海南省博物馆的“寻找文物里的二十四节气”展览，把季候纹样做成印章，观众穿行春夏秋冬，盖下的是季节的顺序。

同年春天开展的“荔子丹兮”套色印章取自清代欧阳燊、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画作，书画的设色层次被压缩成几次精准的钤印，盖一枚章，像是在纸上重看一遍那幅画。海博堂附近的常设地标章把整座城拉进册子：云洞图书馆、西海岸观海台、海口钟楼与馆藏文物并列，路线从展厅延伸到海岸线。

“朝圣护照”的形式，如今被直接移植进当代展览，边界不断被推远。海南省图书馆文创空间的“手绘华南”主题印章，将地标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，推介“华南F3”三十九城的特色；落地海口的“探秘山海经”带来上百枚奇禽异兽纹样章，让上古神话在纸页间复活；“大英图书馆·世界像素”海南首展设计了集章护照，让观众收集莎士比亚、拜伦等伟人复刻手迹，与跨越时空的文豪对话；而“见所未见·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展”则把想象力推向极限——观众领到的“通行证”上，盖的是《流浪地球》等星际场景印章，仿佛真的完成了一场宇宙漫游。

文博印与方寸志

“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”

博博会的集章打卡从“文博护照”“通关文牒”一路演进，本届升级为“文博印记”。册子之外，章还有别的落脚处。广东馆把二十个博物馆的展位串成一条打卡动线，工作人员举着大滚筒，红蓝两色滚出“粤藏万象”双面明信片；伪满皇宫博物院则把“兰影庭芳”套色章盖成明信片；龙华烈士纪念馆用组合图文印章制作羊年年历。

印章的类别和钤印方式，本身也是一门学问。单色章效率高，适合大面积巡馆；套色章工序多、等待久，适合重点展位。不过，有些馆的套色章排队太长，赶场的人只能忍痛放弃。滚筒章适合明信片和长卷，与按压钤印的“一按一抬”是两种身体节奏；光敏章即盖即干，笔画细、套色稳；少数机构还用传统印泥胶皮章，大概图个怀旧，印泥没蘸匀就糊成一团，成了“事故现场”。

印章本身的设计，也越来越像一件微型作品。海南省博物馆张岳崧行书轴做成卷轴样式，印的是张岳崧录孙过庭《书谱》，一枚章就是一幅缩小的书法作品；国图的甲骨文印章则是另一种基于历史底蕴的艺术创新：“四方风”印取牛肩胛骨残片的造型，十二生肖组印用甲骨文字形直接充当图形，文字本身就成了画。

苏轼说“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”，印章大概就是现代人留在纸上的指爪。



第十一届“博博会”上广东馆的集章册和手账本。